

春风文学丛书

追踪

李云德





·春风文学丛书·

追 踪

李 云 德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80年·沈阳

• 春风文学丛书 •

追 踪

李 云 德

*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 787×960 1/32 印张: 8 1/2 插页: 2

字数: 149,000 印数: 1—117,500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10158·568 定价: 0.64元

呼伦贝尔大草原，有几条河流汇集成个大湖，名叫呼伦池。由于这里水清草绿，是一个理想的天然牧场，我国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温克族，自古以来就在这里放牧牛羊。这里地处边防，有个牙斯克蒙古族牧业公社，跟异国只隔一条额尔古纳河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下旬的一个深夜，突然从边境的界河上传来了几声清脆的枪声，一支民兵骑队向枪响的方向奔驰着。

跑在前头的是昭日格图。这老头长得壮实，四方大脸，高颧骨，浓眉大眼，嘴巴上有两撇威严的黑胡子，是个标准的蒙古族老汉。他听界河方向传来的枪声越来越激烈，挥着冲锋枪高喊：“加快速度前进！”然后挥鞭打马飞奔向前。

民兵们紧跟上他，马队奔跑如飞。

昭日格图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，过去在这一带剿过叛匪，后来转业到草原工作。文化大革命前是旗委书记，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当“走资派”打倒，回草原放了几年羊，去年重新安排到牙斯克公

社当书记兼主任。他跟敌人打过不少交道，熟悉他们那一套。看来，敌人又是企图抢夺我渔船，绑架我渔民，想搞我方的边防情报。他怕我边防战士人少吃亏，就带领民兵紧急追赶上去支援。

民兵们跑到渔场附近时，枪声停止了。昭日格图知道战斗已经结束，就勒住了马。只见迎面有一队边防骑兵跑过来，他看出跑在前边的是张杰连长，忙高喊了一声：“张连长！”

张杰见昭日格图书记，带民兵来得这样快，很高兴，忙跳下马，向昭日格图介绍了这次边境事件的经过。

原来是我渔民跟往常一样，在河界这边，下网捕鱼，忽然从河对岸开来两条汽船，每条船上有七八个便衣武装人员，硬说我渔民侵犯了他们的边界，强迫渔民收网。我渔民跟那伙人据理力争，他们仗着人多，就动手抢网，还逼近我渔船，要绑架我渔民。我渔民为了避免发生冲突，忙架船返航。敌人眼见强抢我渔船和渔网的企图落空了，就开枪射击。我边防军巡逻队伍听见枪声，忙赶到界河边跟敌人对峙。因为边境上的斗争，都要争师出有理，敌船见我边防军赶来，就退走了，战斗也就结束了。

昭日格图很注意这个情况，皱起眉头想了想，邀张杰连长拉马往前走了走，仔细地观察着界河那边的动静。

流云遮住了月光，光线昏暗了，河面腾起一层雾气，使夜色显得更浓了。这时河对岸响起了一阵汽车和摩托车的马达声，敌军一溜闪光跑远了。两岸都沉静下来，只有河水潺潺地奔流。昭日格图望着对岸，思忖、琢磨起这次交火事件，难道这是孤立的吗？！

昭日格图思索了一阵，对张杰说：“我觉得这是敌人使用的调虎离山计。他们制造个交火事件，企图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这里，好掩护他们派遣特务，从别的地方越境。”

“很有可能！”张杰赞成昭日格图的分析，果断地说：“我们要立刻分兵在全边境线进行巡逻搜索！”

昭日格图打个手势表示赞同地说：“非常必要！”

张杰命令留下半个班在这里监视敌情，让排长领半个班向下游巡逻搜索，自己领一个班向上游巡逻搜索。战士们听到命令都纷纷上了马。

“张杰，你等等，我跟你们一起去看看。”昭日格图扬起手说。

张杰立刻表示欢迎，拉马等着他。

昭日格图和民兵告别，骑上自己的马，冲张杰招呼一声，跟队伍出发了。

队伍走在路上，张杰想起前些日子公社武装部下令，让全公社的民兵集中时间学习，搞政治练

兵，停止了巡逻，他觉得这件事很值得研究，便带马挨近昭日格图说：“公社下令民兵停止巡逻，天天坐在屋里学习，这在边境形势紧张的情况下，不是削弱军民联防吗？”

昭日格图皱起了眉头。他知道这个情况，因为这件事还增加了他跟公社副书记巴托的矛盾。巴托主管武装保卫工作，打着贯彻政治边防的旗号，强调眼光向内，向民兵灌输阶级关系新变化，“民主派就是走资派”的观点，不跟他商量，就擅自决定民兵停止夜间巡逻。为这事，他跟巴托谈了两次，一谈就崩。巴托去旗里开会，还留下武装部副部长在家抓什么民兵的政治练兵。昭日格图想到这里，心情很沉重，但语气还是很平静地对张杰说：“政治和军事是分不开的，不能搞空头政治，公社的民兵应该恢复正常的巡逻，搞好军民联防。”

“你就是爽快，好！”张杰听了老书记的话很高兴，扬鞭打马跑起来。队伍也跟着奔跑起来。

额尔古纳河是一条界河，河这边是丘陵和山岭。越往上游山岭越高，过了哨所的山岭更加陡峭，象是屹立在边境上的屏障。队伍沿着河岸巡逻，没有发现意外情况，张杰命令巡逻小组继续搜索，他和昭日格图回到哨所向上级报告了情况。

第二天早晨，昭日格图在哨所看到了气象报告单，说有一股寒流袭来，今晚要变天。他往公社挂电话，巴托去旗里开会还没有回来，找到了武装部

副部长道尔吉，先告诉他昨晚发生的边境事件，叫他立即通知民兵恢复夜间巡逻。”

道尔吉在电话里辩解，说那是旗委张书记的指示，不好更改，并一再强调政治练兵的重要性。昭日格图耐心地向他做了不少思想工作，叫他向巴托转达，并把天气预报告诉了他，叫他通知巴托书记在公社坐镇，最后郑重地说：“你要立刻给各大队民兵连挂电话，从今天起，一定要恢复正常巡逻！”

昭日格图放下电话，在一堆报纸里，发现有一张报纸上登着照片，便抽出来看。那是春天的一张旧盟报，在头版右侧登着两个姑娘的照片，正是托雅和乌云其其格。俩人胸前戴着大红花，眉开眼笑，得意洋洋地傲视一切。照片下边印着：“草原上的两朵红花。”

张杰凑上前去看看说：“托雅多么神气，象个电影演员。”

昭日格图微微一笑，放下了那张报纸。

“我认识托雅的对象陶明，小伙子不错。”张杰说，“他的兽医水平很高，到哨所给马看病，手到病除。”

“陶明是个有理想的青年，事业心强。”昭日格图说，“托雅的阿爸扎布原来总想把女儿嫁给本族人，汉族青年跟托雅打交道，他看着不愿意。可陶明打动了他的心，竟主动要把女儿嫁给他。”

“听说扎布思想比较落后，背后有人叫他老财

迷。”张杰微笑着说，“对女儿的婚事，他做得倒挺开明。”

“我了解扎布，那是个实打实凿的人。”昭日格图说，“过日子太勤俭了，才换来那个绰号。他是个养羊能手，又是个好骑手。他养的马都是骏马，托雅能在哈旗的那达慕大会上得了赛马冠军，是扎布训练的结果。”

“是吗？”张杰不了解扎布的底细，微笑着说：“扎布这人怪有意思。”

张杰的语音刚落，边防军王班长闯进来报告。

“张连长，有新情况。”王班长急切地汇报说，“在我连和二连防守线接合部位的河岸上发现了脚印，我们顺着脚印追踪，发现越境的敌人进了山，追踪到黑石谷的石洞，在洞里发现一具尸体。我让副班长领人在那里保护现场，请你马上派军医去鉴定。”

张杰和昭日格图吃了一惊，俩人交换了一下意见，让王班长通知军医，立刻出发去黑石谷。

黑石谷离哨所有三十多里路，四个人快马加鞭，很快就来到山下。这里山势雄伟，怪石丛生，顶端立陡悬崖，难以攀登。山腰上布满了树木，山谷遍地是黑褐色的岩石，一条山路从山下通过，是通向格旗的必经之路。他们来到山谷下了马，穿过一片树丛，爬上山腰，在几棵大树后面露出个天然石洞。

边防军战士看连长和老书记来了，闪开洞口，让两人进去。

石洞里面比较宽敞，能容纳六七个人。在阴暗的角落里倒着一具尸体，穿一身我边防军的衣服，脸上和前胸挨了好几刀，血污一片，看不清他的面孔模样，在死者身边扔着一把蒙古刀。张杰和昭日格图交换了一下眼光，闪在一边，让军医检查。

军医检查了一阵，断定死者是个蒙古族青年，被杀不超过五个小时。从现场看，凶犯在两个人以上……

张杰挥手让其他人出洞，问昭日格图：“你看，敌人是搞的什么名堂？”

昭日格图凝视那具尸体，思索了一阵说：“从时间上来判断，这起凶杀案和昨晚敌人在渔场制造交火事件有关，凶手起码是两个人，熟悉这一带地形……”

张杰肯定的点了点头，命令王班长迅速查明死者的身份。接着又拉了一下昭日格图的衣袖说：“走，到山梁上去察看一下地形。”

昭日格图和张杰爬上山梁。两人脚下的山岭，是边境的第一道防线。往东往南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，在二百多里地以外又有一带山岭，名叫达尔鄂古山，黑巍巍地横亘在草原上，那是第二道防线。那道山岭有两个山口可以通行，每个山口都设有边卡。边卡往西往北直到界河，都属于边防区，边卡

往东往南都是我国领土。牙斯克公社所属地区正处在边防地带，越过达尔鄂古山口就是我国内地，哈旗在达尔鄂古山南边。出入第二道防线边卡需要有边防证，在边防区内盘查严密。敌人越境得考虑这个情况，在一般情况下，敌人在边防区内是很难站得住脚的。

张杰指着草原说：“从这里到达尔鄂古山口都是属于你们公社管辖的地方，在这里发现敌人活动，追查敌人的踪迹，希望公社要密切协作！”

“追踪敌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，我马上通报全公社，调动民兵跟踪追查。”昭日格图坚定地说。

两人一起下了山。昭日格图跟张杰握手告别，骑马跑向茫茫的草原。

二

渔场发生的事件没有传播。草原上和平常一样，表面上是平静的。在暖洋洋的阳光照耀下，风吹草低，羊群在走动，马群在奔跑。那高大的奶牛迈着懒散的步伐，不时地仰起头来哞哞叫着。有一伙要往远处游牧的人，赶着一串串的勒勒车，拉着毡包和家具，赶着羊群在草原里慢慢地走着。老年人坐在勒勒车里，青年骑在马上，吹着笛子，悠扬的笛声在草原上回荡。

远处，从达尔鄂古山一号山口跑出两匹快马，

两个姑娘骑在马上，都背着步枪，旋风般地向奔驰。

跑在前边的人穿着红色袍子，腰中扎一条金黄色带子，头戴红围巾，骑着一匹枣红马，红艳艳的，象一团火焰，在草原里异常显眼。她就是托雅，是牙斯克牧业社阿里敖汗大队的赤脚医生，今年二十四岁。她细高的身材，白里透红的脸膛，两道弯弯的眉毛衬着一双动人的大眼睛，高高的鼻梁，薄薄的嘴唇，是百里草原上数得着的美丽姑娘。她又是模范女民兵排长，公社的“学理论骨干”。出席过旗和盟的理论讲用会，在会上做过典型发言，登了报，名扬全盟。这使托雅大受鼓舞，她决心要事事争先，特别是在抓阶级斗争上更要做一名闯将。你看她，神采飞扬，催马飞奔，一直跑在前边。

紧跟着她的叫乌云其其格，比她大一岁。穿着翠蓝色的袍子，头上也裹着红围巾，骑着一匹白马，在草原里也很显眼。她黝黑的脸膛，一双大眼睛，颧骨稍高，身材匀称，在蒙古族姑娘里也很出色。她是阿里敖汗牧业大队的副队长，也是个出色的“学理论骨干”。她和托雅一起出席过哈旗和盟里的理论讲用会，报上也登过她的事迹和照片。因此，她跟托雅被人们称为草原上的两朵红花。

两个姑娘跟巴托到旗里开了几天会。听到了一些新精神，在回来的路上，巴托又向她们透露不少

内部消息，预示中国要有一场大风暴，在草原里也要刮起一场暴风。她俩满怀革命豪情，要在这场阶级大搏斗中起骨干作用。你看，她们多么兴奋，正在进行一场赛马。

托雅从小在阿爸的培育下练就了高超的骑技，点手就能跃身上马，一抖缰绳，骏马就能理解她要奔跑的方向，再暴烈的马也摔不掉她，马跑得多快她都端坐不惧。枣红马是她阿爸扎布训练出来的快马，在牧业社的赛马场上常夺锦标，去年在哈旗的那达慕大会上，托雅就夺得了全旗女子赛马冠军。对这一点，她是感到很自豪的。

乌云其其格也是个爱争强斗胜的人，面对强手不肯示弱。所以今天，她也扬鞭催马，紧紧跟上托雅。

俩人跑到一条河边，赛马宣告结束。托雅回头对乌云其其格说：“你的骑术又长进了，我拿出了赛马的劲头，还没有拉下你。”

“你这个烈马驹子，锦标主义太强了。”乌云其其格气喘吁吁，擦了一把汗说。

托雅勒马回头望望，见巴托已被拉得很远，还是信马由缰地小跑。俩人决计不再等他，便并马继续往前走。

乌云其其格有喜事，脸上布满笑容，喜盈盈地望着草原，在马上哼起了歌。

托雅看她的神色流露出甜蜜的感情，猜到了几

分，一拉马缰，带马靠近她问：“你唱得这样好，美滋滋的，心里想啥啦？”

乌云其其格瞥了她一眼，抿嘴笑着说：“保密！”

“是军事秘密？还是个人秘密？”托雅挑逗地歪着头问。

“全有啦，你别问。”乌云其其格笑着，用双腿一磕马肚子，马便一溜小跑起来。

托雅也用脚磕了一下马镫，策马追上她，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军事秘密要对我说，个人的秘密更得对我说。”

“我不说，你能怎么样？”乌云其其格含笑问她。

“你不说我就拦住你的马头，叫你回不了家。”

乌云其其格见她追得紧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秘密告诉了她。

原来乌云其其格在夏天找了个对象，名叫阿木尔，是格旗十里河公社的人。阿木尔在队里当副队长兼民兵连长，也是个模范人物。乌云其其格跟他在旗里和盟里只见过几次面，阿木尔没有到过她的家。前几天阿木尔来信说，最近要动身到她的身边，在国庆节结婚。计算起来今天该来了。乌云其其格见托雅盯着她，红着脸说：“托雅，我告诉你，他马上就要来了！”

“怪不得你背着我去买了许多东西。”托雅恍然大悟，“好啊，我虽然不会喝酒，也要喝你们婚礼上的第一杯最浓的马奶酒。”她又很感兴趣地问：“你们结婚后在这里立毡包，还是跟他走？”

“当然在这里立毡包。”乌云其其格笑嘻嘻地说，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气，“阿木尔来信说，公社和队里都不放他，不过，一切都得听我的。”

托雅冲她努努嘴，嘴角流露出一丝笑意。她不认识阿木尔，但是，阿木尔要来这里落户，她热烈欢迎，不过看乌云其其格为此自豪，又觉得有点不是滋味。

“托雅，阿木尔对你的印象很好。”乌云其其格冲她眨眨眼，“我跟阿木尔说起你的事，你猜他说什么？他说他差点爱上了你！”

“你净胡说。”托雅以为乌云其其格戏弄她。

“凭咱们的友情，我说的是真话。”乌云其其格认真地说，“他说，去年在哈旗的那达慕大会上，看见你在赛马场上出风头，你骑着枣红马，穿着粉红袍子，跑起来象红衣仙女，简直要飞上天了。你每次出场他都看，为你鼓掌把手都拍疼了。今年春天看到报上登了咱们的事迹和照片，他都剪下保存起来。”接着又解释说，“他说这个是为了说明一个道理，常接近才能建立感情，所以他要到我的身边立个毡包，永远也不离开我。”

托雅听乌云其其格这样讲阿木尔也觉得这个人

怪有意思，是个多情的人。她哼了一声说：“看你都乐疯了，竟管不住自己的舌头！”托雅嘴里说着，心里却觉得很畅快。她想，我托雅引起多少人爱慕啊！

乌云其其格见她在沉思，就问：“托雅，你跟小北京的事怎么样了？”

托雅瞥了她一眼，没有回答。草原里的姑娘结婚早，象她这样大的年龄，一般的都出嫁了。她呢？觉得自己又先进又漂亮，想要找个配得上她的人。家乡的小伙子她看不上眼，她也想象乌云其其格那样，从远方找一个出类拔萃的人，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，恰好有个北京青年来这里插队，他叫陶明，是大队兽医。由于陶明教托雅学医，两个人接触越来越多，便有了感情。陶明很爱她，阿爸和额吉^①都喜欢那个小伙子。

“陶明很着急，快办喜事吧。”乌云其其格劝托雅说：“你跟他结婚了，可以到北京去。你是个金凤凰，他是个千里马，你们是最美的一对。”

“你别美得说穹腔。”托雅冲她努努嘴说，“你的阿木尔是个模范，陶明只知道给牛羊看病，傻里傻气的，不进步。”

“我不是开玩笑，陶明谁不夸奖。”乌云其其格说，“你说他不进步，多帮助他嘛！就象他帮助

^① 妈妈。

你学医那样，热心点，经常教导他。烈马你都能驯好，何况是爱你的人。”

俩人正说着，随风从草原里飘来了隐约的歌声。俩人顺着歌声望去，正是陶明骑马在边走边唱，歌声顺风飞过来。

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，
红旗如海绿浪无边。
红太阳光辉照亮牧区，
我催着马儿飞向前。
接过先辈的牧羊鞭，
贫下中牧把我指点。
啊！骏马行千里，
雄鹰飞蓝天。
新牧民扬鞭高声唱，
我爱祖国的大草原……

托雅生在草原，长在草原，热爱草原，她为一望无际的草原感到自豪。她听陶明高声歌唱，觉得分外动听，方才受了乌云其其格的触动，爱情在胸中燃烧。

乌云其其格也热爱草原，听陶明歌唱，也很感兴趣，不过又掺杂了新的感情，因为远方的雄鹰就要飞到她的身边来了。

由于眼光盯着前方的羊群，陶明没有看见两个姑娘，策马一溜小跑，继续唱着：

我爱呼伦贝尔大草原，